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牛棚杂忆>>

13位ISBN编号：9787801429636

10位ISBN编号：780142963X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华艺出版社

作者：季羡林

页数：4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
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
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
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
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内容概要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资历最老的大教授之一，又是著名作家、学者，可其一生经历坎坷，被劳改、批斗，见证了许多荒谬之极的历史事件……耄耋之年，季羡林以自省之笔，纪录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老先生对其在文革时期的一本回忆录，他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此书对“文革”的残酷性揭露的让人不寒而栗。

他出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书籍目录

牛棚杂忆　祝词　自序　一 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三 1966年6月4日　四 对号入座　五 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七 抄家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九 千钧一发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十一 大批斗　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　十八 半解放　十九 完全解放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一 后记书斋杂录　救救小品文　谈翻译　一个故事的演变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猫名”寓言的演变　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　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看话剧《三人行》有感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罗摩衍那》在中国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书经过　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经验与教训　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匡戏剧发展之关系　六字真言　对于《基督的最后诱惑》的意见　翻译的危机　我的学术总结病榻杂记　小引　病房杂忆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什么　在病中　李恒进大夫　回家　三进宫　护士长　一幕小闹剧　笑着走　输液　安装心脏起搏器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唐常建的一首诗　漫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赠301医院宋守礼大夫　白衣天使新赞　封笔问题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章节摘录

《牛棚杂忆》一　缘起“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
讲“法治”，必先正名。
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
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
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
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
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
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
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
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
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
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
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
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
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
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
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
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
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
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
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
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
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
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
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
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
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
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
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
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
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
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
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
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
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
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
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
我们北大的革命（？
）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
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
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
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
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
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
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
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
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
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
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
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
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
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
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
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
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
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
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
自己要写，非不可能。
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
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
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
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
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
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
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
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
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
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
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
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
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
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
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
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
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
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
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
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
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
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
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
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
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
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
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60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的运动。
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
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
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 国际饭店会议 ”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
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
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 通要道。
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
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
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
我只谈与“ 文化大革命 ”有关的一些情况。
这一场“ 史无前例的 ”所谓“ 革命 ”，来头是很大很大的。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
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
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 革命 ”的烽火。
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
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
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
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
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
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
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
我只把它当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
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
）。
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
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我还说，“ 三家村 ”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
我同吴晗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
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 接班人 ”。
就是这一个我的“ 心腹 ”，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
后来，到了“ 文化大革命 ”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 老佛爷 ”，被关进牛棚。
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 打 ”成了“ 三家村的小伙计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
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
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
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
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
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
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
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
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
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
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
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
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
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
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
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
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
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
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
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
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
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
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
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
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
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
有人来抓，并不困难。
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
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
”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记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
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
此其一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关。
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
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
此其二令人尊敬。
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
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
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
答曰：“梁漱溟”。
又问再有何人。
答曰：“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
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
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
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
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
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
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2008年3月25日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由季羡林亲自作序、著名学者梁衡写跋，在序言和跋文中，他们首次向读者披露了一些新的信息，如季羡林先生一生最敬佩的人是梁漱溟和彭德怀等鲜为人知的信息。
季羡林在序言表示他要做“真实的自己”，虽然在写于不同时期的散文、杂文中，暴露出他思想感情有前后矛盾的现象，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等，但季羡林先生没有像有些文人那样加以粉饰和删改，而是“统统保留下来”，目的在于真实地表现他的百年人生中在思想感情上的变化。
而梁衡在他为季羡林自选集写作的跋文中也透露，“文革”中曾身陷牛棚的季羡林，一生最佩服的人是梁漱溟和彭德怀，只为他们“有骨气”。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编辑推荐

《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套装共12册)》：《牛棚杂忆》是季羡林老先生对其在文革时期的一本回忆录，他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此书对“文革”的残酷性揭露的让人不寒而栗。
他出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佛教权威，一生对佛教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著述甚丰。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谈佛》，中华书局出版的《佛教十五题》，已在广大读者间引起强烈反响，此选本结合这两部著作特点，由羡林先生亲自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补充，使之成为一部较完整佛学著述汇编全本。
《红》收录季老解放前文章，包括畅销名著《清华园日记》，取“这红色给我以大的欢喜，它遮盖了一切存在在我的回忆里的影子”之意。
两方面著述的创作年代集中在先生的求学时期，体现了先生青少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段成长心路，同时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解放前的中国状貌，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